

旅行在
1965年的苏联



旅行在1965年的苏联

加尔布佐夫 赫华斯图诺夫 沙图诺夫斯基著

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资料室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

С. Гарбузов,
М. Хеастунов, И. Шатуновский "
**НЕОБЫЧАЙНОЕ, НО ВПОЛНЕ ВЕРОЯТ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НЕДАЛЕКОЕ БУДУЩЕ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1959 г.

本書根据苏联“真理”出版社 1959 年版本譯出

旅行在 1965 年的苏联

加尔布佐夫
赫华斯图諾夫 著
沙图諾夫斯基

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資料室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0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32 公厘 1/32 印張 2 7/16 字数 46,000

1959 年 1 月第 1 版 1959 年 9 月第 2 版

1959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9,000

統一書号：7074·244

定 价：(五) 0.16 元

封面設計：范一辛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展示苏联七年计划宏伟远景的小册子。作者以文艺的体裁、生动的笔触给我们描绘了未来7年中苏联工农业生产空前高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以及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情景，讀后，对苏联七年计划的轮廓可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本書第1版是根据1958年12月4日的苏联“共青团真理报”譯出的。中譯本出版后不久，苏联“真理”出版社又出版了本書的单行本。与原来比較，单行本有很多修改，内容更加充实了。本書这一版就是根据单行本增訂譯出的。

目 录

一	7年以后再见.....	1
二	我們进入了1965年	5
三	1965年的莫斯科	10
四	穿黄色西服的先生——预言家	17
五	电力厂	19
六	热爱劳动的原子	25
七	应该重新学习地理了	27
八	化学世界	30
九	是工厂，也是学校	35
十	向东方去	39
十一	金鋼石	46
十二	在診療所里	49
十三	在过去的生荒地上	52
十四	从1975年来的信使	60
十五	又回到列宁山	65

一 7年以后再見……

“說实在的，如果7年以后，即在七年計劃的最后一年，大家要能一起回学校团聚，那該有多好呀！这么說，我們都同意維克多的建議了？”列娜·杜洛娃把辮子包在羊毛头巾里，高兴地說道。

十年級的学生們走出学校大門，跨上了共青团大街。周圍凡是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到处都是正在建筑中的大厦，一幢高似一幢。在远处，可以看到莫斯科大学校舍高耸云霄的尖塔在閃閃发光。

“7年以后，这些現在还没有造好的房屋，已經沒有人再把它們叫做新房子了，新搬来的住戶也变成老住戶了……”列娜頗有所思地說。“有趣的是，到那时候，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将会幻想些什么，向往些什么呢？”

“对我來說，更感兴趣的是你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伏洛佳·鮑布罗夫笑了笑說。他是个行动緩慢的大个子，学校里有名的大力士。

“我嗎？”列娜不加思索地說。“我当然要做个园艺家了……这早就决定了。”

“园艺家？”伏洛佳惊奇地说。“多么暗淡的职业。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我可要进冶金工厂，到馬丁爐旁去。我們全家都是搞这一行的。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炼鋼工人。鋼是一切东西的基础。沒有鋼，就造不出机器，造不出房子，甚至连果园也造不起来。”

个子不高、十分容易激动的少年維佳·米佳耶夫在高大的鮑布罗夫身边跨着短小的步子，踮起足尖，拍拍同学的肩头：

“噯，伏洛佳，你也没有真正的理想。早在几世紀以前，人們就在炼鋼了。現在有多少新的职业呀！我可要去駕駛火箭飞船。今天在月球上，明天到火星上，后天又回到地球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哩！不論炼鋼工人或园艺家都比不上它。列娜，你怎么会想去干这样的工作——整天去翻地。”維佳同情地看了列娜一眼。

“你是說理想嗎？”列娜激动起来了。“那么 110 亿普特谷物，比今天多一倍的葡萄，这就不理想嗎？真有意思，如果沒有面包，沒有蔬菜，也沒有水果，看你怎么去飞行？在月球上沒有肉，也沒有牛奶。你还得回到我們地球上来吃午飯和晚飯罢？……”

列娜还想說些什么挖苦的話，但这时有一輛无軌电車已經放慢速度，駛近車站。

青年朋友們气喘喘地跑得滿臉通紅，終于赶上了无軌电車。这一場已經挑起的爭論，要不是始終保持沉默的格里沙·加里彼林来火上加油，也許就不会再被提起了。由于格里沙

沉着老成，又有杰出的数学才能，所以同学们都称他为“教授”。他把闊边眼鏡扶一扶正，字斟句酌地、慢慢地說：

“朋友们，无论你们怎么爭論，未来总是属于电子計算机的。有理性的自动机馴服地听从人的意志来駕駛火箭、飞船、熔炼鋼水，甚至培植葡萄。我个人在7年里不可能做出很多成績来。但是当我们回学校相聚的时候，我将要乘坐由自动司机駕駛的汽車前来。誰要是愿意的話，即使他不会駕駛汽車，也只要向自动机发出口头指示，便可以乘車游覽莫斯科了……創造这种自动机——这就是我个人的七年計劃。”

“也許，你的自动机还要代替你去看足球比賽，上剧院看戏，甚至談情說愛吧？”維佳·米佳耶夫挖苦說，并且認真地添了一句，“誰需要这种枯燥的生活呢？”

“决不是这样的，”奧丽雅·別略柯娃也加入了談話，她是个淡色头发的姑娘，有一对悬切的藍眼睛。“人們將把一切所謂粗活交給自动机去作，而給自己留下思想和感情的部分。将来，思想和感情会变得更深刻、更美丽……”

“任何思想都是建筑在现实的基础上的，”伏洛佳·鮑布罗夫不肯認輸。“沒有鋼，任何技术思想都只能是空中樓閣。”

大家都搶着要說話，真是有声有色，十分熱鬧，以致乘客們都开始望着他們这吵吵鬧鬧的一群了。但是后来，等他們弄清了爭論的实质，便都笑了起来。

“看来，整个科学院全体出动也回答不了你們的問題，”一个戴着高高的羔羊皮帽的上了年紀的男人說。

“下一站就是科学院了，”售票員报告說。

“你看，多么巧！”維佳·米佳耶夫叫了起来。“怎么样，我們去請教請教好嗎？”

“你們應該去找涅斯米揚諾夫院士，”一个穿工作服的青年說。“去找科学院院长。”

“怎么样，我們走吧！”維佳从座位上站起来，一步跨向車門。

一分鐘以后，十年級學生們已經站在高大的拱形門前了。

“进去吧？”維克多爽快地建議道。

“你又是老脾气，开玩笑嗎？”列娜問。

“不，不是开玩笑。”

拘謹的格里沙·加里彼林把眼鏡扶正了一下，說道：“去打擾院士們，不方便吧……”

伏洛佳·鮑布罗夫踏着脚，聳聳肩說道：

“怎么办呢，孩子們，人家又沒有請我們。”

十年級學生們站在那里，犹疑不决，不知怎么是好……

* * *

这时候，我們就决定来帮助他們。

“朋友們，你們到科学院去是真的不必了。你們試想，莫斯科現在有多少学生相互提出了这样的問題？而且还不只是在莫斯科，也不只是学生。人人都有这种愿望，我們的科学家决不可能和所有的人都談一談。

“請允許我們以你們的名义——千百万希望窺視未来的年輕人的名义，向科学家們提出一些你們感到兴趣的問題吧。但是，向他們問些什么呢？”

沉默延續了一分鐘，格里沙打破了它：

“問問旅行家在 1965 年將會看到那些最有趣的事情……”

我們就這樣做了。我們和科學院地質地理學部領導人謝爾巴科夫院士、動力研究所副所長波普柯夫通訊院士、第一國立軸承廠廠長格羅莫夫、著名的化學家列平德爾院士、國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副主席普斯托瓦洛夫通訊院士以及其他許多學者談到了科學、技術和工業的未來。我們听着他們的談話，覺得好象已經進入了 1965 年。而有一天，却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二 我們進入了 1965 年

“既然可以給你們看實物，那我為什麼還要多費口舌呢，”院士推開了一疊藍圖和一堆照片，看到我們疑惑不信的面容，便笑了笑說。“不錯，不錯，是看實物。我還有 40 分鐘時間。到 1965 年去這點時間已經足夠了。這並沒有多遠……你們有汽車嗎，要不要我去叫自己的車子來？”

“我們編輯部的‘伏爾加’小汽車听候您使喚，”我們中間的一個高興地說。“能行嗎？”

“對今天來說，完全能行。但是到了 1965 年，也許連您自己也要感到不適用了。現在讓我們思想上坐進‘汽車’。感到奇怪，不舒服……是嗎？”

后面这些话已经是在汽车里谈的了。它载着我们在列宁大街上迅速地飞驰。虽然十月广场上的人群十分拥挤——为减轻大街运输负担而修建的地道这时还刚刚开始动工，——也只不过化了不到 20 分钟的时间，我们的“伏尔加”小汽车就已经停在轴承工厂的入口处了。

“我们在到未来去旅行时，也不要懒于回顾一下过去，”院士说，“这是十分有益的。拿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来说，它靠着首都最美丽的一条大街。从前这个地区叫狗沼地。这个地名本身就己经很能说明问题，不需要再作什么解释。25 年以前，有 3,000 名莫斯科的共青团员来到了狗沼地。驱使他们到这里来的是一个大胆的理想：在一年内建造起世界上最大的轴承工厂的厂房来。当时，瑞典人壟断着世界上的轴承生产。在我们的米雅斯尼茨基街上就开设着他们的一家洋行。在橱窗里挂着一块耀眼的招牌：‘全世界在瑞典的轴承上运转’。可是刚开始挖掘基坑的莫斯科青年在工地上挂起了自己的标语：‘世界将在苏联的轴承上运转！’请大家认识一下，这位就是当年的掘土工人、这条标语的作者之一、现在的厂长、列宁奖金获得者阿纳托里·阿历山大罗维奇·格罗莫夫……阿纳托里·阿历山大罗维奇，请带领旅行者到未来去吧。”

“到哪一年去呢？”厂长干练地问道，在他的眼睛里闪烁着青春的光芒。“可以到 1970 年去，也可以到 1975 年去……不过那里还只是图样和模型的世界。如果是 1965 年，那就请大家从这个门进去……紐拉大婶，请拿 3 件罩衫给客人们穿上。”

我們走進了一條環繞着整個車間的玻璃圍廊。圍廊牆上的儀器板上閃爍着各種顏色的燈光。兩個調度員在圍廊里走來走去，注視着儀器上的信號。

“請到這裡來！”阿納托里·阿歷山大羅維奇打開了窗子，幾十部工作着的機器發出的響聲傳到我們耳中。但是我們卻看不到機器本身。它們都隱藏在雪白的罩子下面。

“從前把鋼坯制成軸承，”廠長開始講解，“需要四、五十部不同類型的車床和機器。看管這些車床需要有四、五十個不同專業的工人。另外還要有 10 個人將零件從一道工序運送到另一道工序去。最初，我們用傳送帶把所有的車床和機器連結成了一條統一的作業綫。後來我們把所有的工序一一自動化了。我們的設計師使機器手學會了用鉗子夾住零件，並把它們送去切、鉗或銑。我們又使電測針和光電管為我們服務，讓它們警覺地注視着每一個軸承圈、滾珠或滾柱在加工時的精確程度。”

這時，在一塊儀器板上有一個橘紅色的燈光迅速地跳動起來了。

“噢，我們的一位哨兵在不安了。現在我們馬上就可以查明發生了什麼事情。是這樣……軸承圈……第 6 工序……車刀比規定的尺寸切偏了一億分之一公分。這還不能算廢品，這樣的偏差是可以容許的。但是哨兵預先發出了警報，使調度員听取他的報告。你們看，調度員在扳動杠桿，這是在向專管掉換車刀的自動機發出命令：把犯了錯誤的車刀換下來，裝上新的工具。讓我們等一秒半鐘……你們看，命令已經執行

了，哨兵已經安靜下來，燈光也不再跳動了。”

我們沿着陡峭的螺旋形梯子走到了下面。在自動車間的
尽头，有一台包裝機靈巧地把制成的軸承用油紙包起來，裝
進一只只小盒子；在盒子上貼着醒目的商標：“第一國立軸承
廠——莫斯科”。

“請每人拿一個軸承留作紀念吧，”阿納托里·阿歷山大
羅維奇說，“請不要忘記，在你們以前，還沒有一個人用手碰到
過它們……在自動化發展的初期，我們把未來的工廠設想為
某種由許多機器人組成的集合體。每一個車床旁邊都站着幾
個機器人，他們準確地重複着工人的動作。斯大林格勒的一
個青年依凡·英諾奇金打破了這種幼稚的想法。早在30年
代，他就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創造了世界上第一條自動
化的流水作業綫。英諾奇金把工人的勞動分解開來，使每一
個自動裝置擔任一種職能。我們今天的自動作業綫、自動車
間、以至整個自動工廠，都是從英諾奇金的作業綫發展而來
的。現在，在1965年，已經有比七年計劃控制數字所規定的
50個試驗性企業多得多的單位，實現了自動化的最新方案。這
些企業生產着汽車馬達、電視機、自行車、農業機器……”

“請廠長聽電話，”傳來了播音員的聲音，於是我們就匆匆
地向阿納托里·阿歷山大羅維奇道別，并感謝他領我們參觀
和為我們講解。

我們把罩衫還給了紐拉大嬸，走到了街上。在出口處，和
一個小時以前一樣，停着一長串汽車。咦，其中怎么沒有我們
的“伏爾加”……而且別的汽車也都和我們早上看見的不同

了。它們变得更矮、更长了。整个式样說明它們可以达到很高的速度。車身是透明的，显然是用一种塑料做的。从汽車外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車內的設備，它們显得华丽而舒适，使人看了高兴。

“請等一等，这一輛汽車的号碼正是我們編輯部的汽車的号碼，但是車子本身却……”

这时我們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了。怎么能忘記，我們在走过自动車間的时候，已經进入 1965 年了呢！当然不能！請看看周圍吧！……

机器制造大街好象还是从前那个样子，但同时又已經不是那个样子了。在 1958 年原来我們熟悉的建筑物旁边出現了新的大楼，明亮的色調十分悅目，窗戶都特別寬大，还有建筑精致的阳台和走廊。在工厂前面的綠色街心花园上升起了一座象天桥似的建筑物。我們听到空中响起了一陣螺旋桨的吼声，一架藍色的直升飞机开始向天桥降落，这时我們就明白天桥是作什么用的了。在直升飞机的机仓上我們看到了这样的字眼：“列宁山——机器制造大街——新依茲迈依洛伏村”。

一个中年男子从直升飞机里走出来。他穿着輕便的、束着腰帶的工作服。我們想，这大概是飛行員。可是直升飞机又向上飞去了，穿着工作服的男人却在百貨商店的轉門里消失了。这时我們才注意到，行人的衣着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只有少数人还象我們这样穿着笨重的厚呢大衣或皮大衣——19世紀愚笨的遺產。它們已經被輕便的上衣和直升飞机的这位旅客所穿的輕便工作服淘汰了。在服装店的櫥窗里也陈列

着这样的工作服，有各种颜色和各种式样的，适合于各种人的爱好。当然，这种衣服是用质地比天然衣料更优良的新的合成材料缝制的。而且这种衣服衬着一层保温的夹里，里面装着极小的电池组。在袖口还装着温度调节器，可以根据周围的温度使衣服变暖或变冷。这种衣服穿在身上既轻便又舒适，在夏天的夜晚不会感到热，在零下 40 度的严寒天气也不会感到冷。

“我們繼續旅行吧，”我們中間的一个說。“我建議先去承租飞机……”

和地下鐵道里一样的自动电梯平稳把我們一直送到直升飞机的停机场。飞行员侧过头来問我們：

“你們要到那里去？”

“是这样，我們想从空中鳥瞰一下莫斯科的市容。当然，不是要看所有的地方，我們只有很少時間。您看，我們能在一个鐘头里面对新的莫斯科获得一个概念嗎？”

三 1965 年的莫斯科

我們的直升飞机飞过高楼大厦、飞过公园、飞过縱橫交錯的街道，突然在寬广的塔干斯基廣場上空停住了。

“我們为什么停在这里？”

駕駛員沒有作声，只是用手指了指前面，我們看見了一个

紅色的气球。

“这大概是空中紅綠灯!”我們叫道。

一点不錯，我們的前面是一个空中交通崗。一会儿气球变成了綠色。通行! 我們追过了許多直升飞机，飞到了前面。迎面飞来的直升飞机各式各样的都有。有些是輕便型的，只有一、二个座位。（“这是私人飞机，”空中司机告訴我們說。）有些直升飞机是載貨的，而在謝尔布霍夫区还遇到了整整一組直升飞机——真正的空中列車。这一切是那么吸引着我們，使我們几乎沒有去看地面上的情况。最后我們飞到了“齐尔”工人新村上空，这里住的是莫斯科汽車厂的工人。我們看到了一排新房子，粗看上去，它們和普通房子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屋頂的顏色十分出奇。

“最好去看看这些房子，”我們中間的一个說。他建議和空中司机算清費用，下去看看。

“好呀，可是退掉了直升飞机，我們怎么回到市中心去呢？趁电車要化很多時間……”

駕駛員笑了。他显然把我們当作是从外地来的人了。

“你們大概从来没有到这个地区来过，因此不知道这里已經通了地下鉄道。我給你們出点主意：你們要想真正了解首都，那就不仅要从上面，而且也要从下面去看它……”

过了一会儿，我們已經走在工人新村的街上了。而从前，这里是首都的郊区。靠房子的墙脚边有着数不清的自动售貨机。人們走近自动售貨机，丢下硬币——自动售貨机就送出苹果、巧克力糖、长面包和盒装的肉制品。有些自动售貨机还

出售日用品，如領帶、袜子、香水、玩具等。这些日夜服务的自动售货机代替了几百个售货员的劳动。

我們走到一幢銀色屋頂的房子跟前，犹疑了一下，终于按了家人家的門鈴。这幢房子我們在空中就已注意到了。一位年輕的妇女来开了門。

“請进，你們大概是找彼佳的吧？他在家，今天他休息。你們知道，起先我們对每周两个休息日真不知怎么过才好。然而現在已經习惯了。我們乘飞机到謝尔布霍夫区去看彼佳的媽媽，参加体育运动，或是去看戏。然后，彼佳就画画。他的作品在全厂評选中获得了二等奖。这一点你們当然是知道了？”

我們抱歉說，很遺憾，不認識彼佳，不过我們很想看看他們的房間。

“噢，没有什么，既然不認識，那么就來認識一下吧！我叫拉雅，是鏟工，我的丈夫也是鏟工。請进来！”好客的主妇邀請我們說。

我們看見彼佳正坐在窗口的画架前，画一个9岁左右的女孩的肖像。

“这是我們的女儿，”彼佳站了起来，跟我們打招呼說。“她在寄宿学校学习。”

整个房間布置得輕巧而优雅。牆上挂着鮮艳的尼龙壁毯；不高的沙发、桌子、舒适的靠背椅，都是用塑料制成的。

“这没有什么希奇的！”拉雅說。“整个房子也是用塑料造的，甚至连浴缸、自来水管和水汀管也不例外……”